



仙女山，仅仅是名字就不同凡响，给人以足够想象的空间。山上，仙风吹拂，仙气缭绕。晨光熹微之中，薄雾浓罩之下，已能见到仙女们袅袅婷婷的身影，已能听到仙女们银铃般清脆的笑声。盛夏时节，高海拔的仙女山，容不得酷热袭扰，依然是凉爽宜人。谁能够在此地享受清凉，谁就是此刻逍遥自在的神仙。这些早起的仙女，原本都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凡人。为了暂避高温的炙烤，她们溯乌江而上，在乌江支流芙蓉江边神奇的芙蓉洞里及巧夺天工的天生三桥上，感受了神仙的境界浸染了一身仙气，而后来到了仙风仙气的故乡仙女山上栖居。

重庆武隆仙女山距主城160余公里，地处武陵山脉，平均海拔1900米，最高峰2033米，拥有森林33万亩，天然草场10万亩。登高远眺，绿意盎然，滔滔林海，无边苍翠。青山绿草之间，野花盛开，牛羊徜徉。仙女山，不仅有着令人神往的名字，更是一座遍地是宝的仙山。

这一大片被森林围绕着的绿草，现在被时髦地叫作高山草原。我则觉得呼之曰草场、草地或草坡更为确切一些。

草原有草原的气势，一望无边，纵横恣肆；草场也有草场的特色，众山之上，高接云天。红彤彤的太阳从远处丛林的树



## 一

星夜，独坐与涪江默然对望。它该是我祖先的祖先了。大概山河初开，就有了江水流动，它比我的血脉还要久远。我与它，不过六十六载的相交相逢。如今，河床满是沧桑，静静的江水里，藏着我读不懂的岁月私语。

细数它曾经的四季，皆是我无法读懂的性情。春来江水温婉，碧波缓缓流淌，波澜不惊，整日默然不语，守着两岸草木慢慢苏醒，连鱼儿也不曾惊扰，一河沉默，安然从容；盛夏山洪奔涌，骤雨过后，江面陡然暴涨，浪花翻涌奔腾，喧嚣打破一季安宁；待到秋雨连绵，水流愈发湍急，浪头层层叠叠，江水咆哮怒吼，裹挟泥沙向东奔流，气势撼人；深冬水落滩出，江流重归平缓，江面清瘦安寂，再度恢复冷寂宁静，默然蛰伏，静待春来。

我问它：你日夜奔腾不息，会厌倦吗？它不回答，只有静静的流水声。

我问它：你时而安然沉寂，时而狂涛怒吼，饱经风雨冲刷，会疲惫吗？江面只泛起层层涟漪，默然无声。

我问它：阅尽人间聚散，可曾心生留恋？它依然不语。

我忽然明白，它的答案藏在岁岁更迭

# 仙女山的仙气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再耕

梢上跃然升起，将草叶上千万颗晶亮的露珠照耀成千万颗红彤彤的小太阳。生机勃勃的嫩绿托起照亮天地的鲜红，描摹出一派昂扬向上的意境。仙女似的姑娘们，衣着靓丽，手牵手在霞光里游走。忽然，一只野兔从草丛里蹿出，麻灰色的皮毛虽不起眼，但憨态可掬的模样却让人忍俊不禁。它踮起脚尖，向周围的人影好奇地张望，神情镇静而淡定，态度友好而亲切，全无惊惶的表现，更无打算逃走的迹象。小家伙莫不也是仙女的化身，在此尽情享受人间天上的愉悦，天天伴着草叶上的朝露，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迎接灿烂的日出。

仙女山之所以叫作仙女山，有两种说法。一是这坐落在乌江北岸的大山之上，有一座山峰酷似仙女，整日云缠雾绕，犹如披着洁白的纱巾，难见其姣好的面容。距离产生美。愈是神秘，愈是让人猜想。故称之为仙女山。二是相传在古代这山上居住着一对婆媳，忠厚朴实的婆婆某日突然双目失明，勤劳孝顺的媳妇为给婆婆治病上山采药，不慎失足坠下悬崖，因而感动上苍，婆婆复明，媳妇成仙。从此这圣洁的山就成了仙女山。两相比较，我更喜欢后者。原来令人仰视的神仙

并非天生，也是来自芸芸众生中的平凡之人。

天朗气清。这里的天空格外高远，蓝得发亮；这里的云朵格外飘逸，白得透明；这里的空气格外纯净，沁人肺腑。即使整日忙碌的凡人心怀杂念的俗人，在这满眼仙风道骨的净土，也会变得心无旁骛超凡脱俗。仙女山并非小家碧玉的心性，而是具有大家闺秀的气度，有着博大的胸怀。在绿茵如毯的草地上，来此休闲度假的不仅有如花似玉的少女，也有白发皓首的老人天真活泼的儿童。凡是来此的男女老少，皆为仙女山尊贵的客人。仙女山上提供各种娱乐健身活动，足以满足不同年龄段有着各种爱好的游人们的需要。骑马、射箭、放风筝、卡丁车、山地越野车、滑翔伞、滑草……五花八门的花样，带给人们五彩缤纷的乐趣。即使生性懒散的游人，懒洋洋地仰面朝天躺在碧绿的草毯上，在丽日晴空下眯缝着眼睛，似看非看那追逐着山鹰盘旋的风筝，也一定是在放飞着飘飘欲仙的心情。

仙女山周边不仅有让人迷恋的芙蓉洞让人心跳的天坑地缝让人仰视的天生三桥，仙女山上还有着九把斧、狮子岩、月光洞、仙女石这样许多让人流连让人遐想

的景点。从快节奏里走出来的人们，在这里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过起了慢生活的日子。“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古时山中出神仙，而今山中照样出神仙哟。

月光下的仙女山又是另外一番景致。一顶又一顶五颜六色的帐篷，好像是夜露催生出来的鲜蘑菇，绵延地生长在鲜嫩碧绿的草地上。琴声悠扬，篝火熊熊。在野外露营的游人们，围着圆圈，兴高采烈地开起了营火晚会。旧友新朋，欢聚一堂。精力充沛的人们，白天的游乐意犹未尽，夜晚的联欢更是热情洋溢。习习的晚风中，皎洁的月光下，独唱轮唱合唱，歌伴舞舞伴歌，苗家的葫芦笙，土家的摆手舞，轮番上演争先上场，你方唱罢我登台，节目一个接着一个，所有的观众都变成了演员。直到月上中天，有人带头跳起了龙首舞，然后又有人童心大发领头做起了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欢乐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真有点不知今夕是何夕了。

其实，仙女山不仅有夏天的凉风悠悠，春天的山花烂漫，秋天的秋高气爽，也有着冬天的银装素裹赏雪玩冰。仙女山人工滑雪场总面积12万平方米，可容纳1500人同时滑雪。每到冬日雪天，难得一见冰雪的南方人，会涌入离城市不远的高山滑雪场，将一个原本冷清的所在搅动得热火朝天。仙女山的一年四季都美如仙境，仙女山的365天天天都有快活的神仙。

## 故土情怀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张诗彬

## 三

六十六年前的某一天，于江岸初啼破晓，岁在流水声中绵长。

儿时，赤足踩过浅滩，伸手捞碎水中月亮，弯腰追逐游窜鱼虾；江滩黄沙作阵，与伙伴筑沙对垒，潮来踏浪奔逃，一江柔波盛着我无拘无束的童年。

波光粼粼间，是人生最初一堂无忧的课。

青年逐浪远行，揣一腔热忱奔赴前路，一路辗转，心中惦念的还是故乡这湾江水。待到花甲归岸，半生沉浮，皆倒映在涪江流水里。

在江的脾气中，我读懂了世事起落。一九八一年盛夏那场大水，眼睁睁看着那本儿时最珍贵的相册漂远，一页页翻卷着沉入黄沙。水退去，相册竟散落下一张四岁的照片。我木然站在那里，满手泥浆。江水教会我的第一课，不是“涨”与“落”，而是眼底那丁点温热的触感，转眼也会烟消云散。可也正是那一年，我懂得了什么叫“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冲走的再也回不来，留下的，便是一生。

最是春江月夜，风软波平，碎银漫过堤岸，我读到了清浅温柔的诗意；

盛夏，波涛汹涌，浪声震彻两岸，唯有把手探进急流那一瞬，冰凉的、裹着泥沙的冲击力，像一双魔掌与我较量。那一刻，我领悟了面对波澜而不惊的果敢；

秋深，苍茫辽阔、清冷澄澈，烟波浩渺，江水共长天一色，我读到了包容万象的胸襟；

严冬，霜寒覆满流水，孤月照彻苍茫寒江，蹲在岸边掬一捧水，冷得指关节发白生疼，那股寒意顺着骨头爬到心底，方知“独处自安”不是清高，是经历冷冽后的坦然。

曾以为江水奔涌，仅仅是奔赴浩荡远方，才知它摒弃孤傲、拥抱渠江，共赴嘉陵浩荡。原来人生从不是独行跋涉，接纳得失，兼容悲欢，方能拓宽心胸格局。

看过潮起潮落，望尽朝雾暮霜，少年追浪的浮躁，中年迎涛的焦灼，尽随流水融进远方。

曾经，十七岁下乡离家，母亲站在一桥头，慢慢站成一个小圆点，她的蓝布衫被江风吹得鼓胀，映蓝了涪江的天。如今凭栏远眺浩荡三江，文峰古塔隐在烟水之间，远山长桥幽成淡墨轮廓。江水日日驮着大桥伴行人往返，却再也驮不回那一角扬起的蓝。而我的影子，早已是一痕水墨的随意与淡然。

江流不息，即是半生修行；心随流水蜿蜒，自得安然。

人生长卷，不必再向世间寻求答案。

